

与斯蒂芬·金、迈克·克赖顿齐名的畅销书作家

PETER [英] 彼德·詹姆斯 / 著
JAMES

惊险小说系列

抗拒

群众出版社



序幕

我们的故事是从霍兰德公园街的一幢房子里开始的。与周围其余的房子一样，这幢房子也是四层高，房前有鹅卵石铺成的车道和铁栅栏，十分优雅别致。这天早晨十点三十分整，托马斯像每天一样分秒不差地把早茶送到了他母亲的卧房里。

托马斯今年三十七岁。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①，长得相当英俊，嘴角总是挂着迷人的微笑，是个非常令女人着迷的男人。他身上穿了一件高档丝绸睡袍，脚下踏着一双精美的皮拖鞋，腕上戴一块“劳力士”金表，浑身散发着古龙香水的诱人香气。他睡袍里面一丝不挂，因为他妈妈要是知道了会十分高兴的。

他手中的银托盘里放着一只精美的赫伦德砂壶，里面装有今天的早茶。茶壶旁边是一套与之十分相配的瓷制杯碟。托盘里还放着一份《泰晤士报》和一支带着露水娇艳欲滴的白玫瑰，那是他刚从花园里为她摘的——她特别喜欢他给她的这种小小的惊喜，而且今天早晨，托马斯可是带着受赏赐的兴致来的，他希望她的兴致也和他一样。

他在地卧房门前停了下来。这幢房子里每一个房间的门都很气派，门上都有镶板，点缀在上面的白色油漆涂得光可鉴人，门上

^① 注：大约为1.97米



抗 拒

还镶有水晶门把手。然而二楼位于正当中的这个房间——房间门口还有一个他母亲的青铜头像——却显得比其余的房间更加盛气凌人，傲然自居。尽管这么多年了，一走到这间房门前，他还觉得望而生畏，却又难以抗拒它的诱惑。

有一段时间他真想把手里的盘子朝她扔过去，然后大喊，放了我吧！不过今天他倒是没有这么想。

他一直低头看着表，等那分针走完这一圈，也就是整整十点半的时候，他推开那间卧室的门，走了进去。

昨晚，托马斯一夜没合眼，一直坐在他的计算机跟前。他简直就是一个网迷。晚上他一般只是休息一会儿，但很少睡觉。他要么和一个住在佛罗里达州清水泉的名叫朱尔金·朱尔金斯的人下象棋；要么就与旧金山的一些人在网上聊天室谈论外星人的问题；再不然就是与一位《富鼎时报》的供稿人讨论最近发生的恐怖死亡事件。他还查阅了一下他所订阅的几家医学杂志为他寄来的e-mail，与切沙彼克湾的一个女人做了一笔处方交易，还把全球的股市动态都观察了一遍，一边观察一边把他母亲所得利润的进展情况画了一张图，并把那些落在他们后面的公司的网页都查看了一遍。每天早晨他都会给他母亲的股票经纪人以最新的信息。

他的智商是178。

他走在地毯上，脚步尽量放得最轻。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脸庞，心里充满了敬慕之情——还有一种他为之痛苦挣扎了一生的矛盾心情。他走到她那覆有纱篷的双人床跟前，把手里的托盘放到床头柜上，然后他双手拖动拉绳，缓缓地将那白纱帘和那红玫瑰色的锦帘拉开了来，最后用那个缀有流苏的带子将帘子挽住。整个房间都迷漫着夏奈尔香水和她衣服上散发出的芳香，那是她童年的气息，那是她一生都散发着的氣息。

他的神经开始激动起来，直直地看着她。

她那一头金发如瀑布般倾泻在枕头上，一束阳光照在上面，如



舞台的照明灯一般将那头发照得闪闪发光。他知道她现在已经醒了,但他要是不亲亲她她是不会把眼睛睁开的。这是她的小把戏。

每天早晨这段时间是他最宝贵的时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那么温柔,那么甜美,那么漂亮,任由他无声地景慕。这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时刻。

他站在那儿,看得心旷神怡。她五十九岁了,却仍旧美丽动人,如天使一般令人着迷。她的脸是那么白皙,每天早晨都是这样,然而今天看上去更白一些,这使得她的美丽更纯更真了。她的美简直无法用言词来描述,而她的那种优雅的气质是她一生的生命之本。

“早上好,妈妈。”他边说边走上前俯下身去吻她。他不吻她她是不会睁开眼睛的。然而今天,她却仍旧紧闭着双眼。

他这时才注意到,床边的地上扔着几个胶囊铝箔包装。还有一个空玻璃杯。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其实在他刚才一俯身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房间有些不对劲儿了。昨天她回来的时候情绪很不好,她头疼得很,早早就睡了。

他的嘴唇感觉得到,她的脸颊是冰冷的。那肌肉毫无弹性,就像是软乎乎的腻子,一碰便陷了下去,再也弹不起来了。

“妈妈?”他的声都变了。

床边还有一个瓶子,瓶盖已经不见了,里面也空了。

“妈妈?”

他吓坏了,眼前开始变得一片模糊,地板仿佛自己升高了许多,整个屋子都晃晃悠悠的,好像是受到了海啸的袭击一般。他伸出胳膊把她抱住,想把她挪一下,让她坐起来。但她却僵直地躺在那儿,像是一扇刚从冷库里拿出来的肉。

他哭喊着,然后从地上抓起一片铝箔板,想看一下上面的药名,但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他又抓起那个瓶子,结果也是什么





抗 拒

都看不见。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去找电话。他拿起话筒拨了“999”。

“救护车，”他上来就说，然后又说了这里的地址和电话，接着他呜咽着说：“求求你们，我母亲，葛洛利亚·拉马克，著名女影星葛洛利亚·拉马克！求求你们，求你们快点来，她服药过量了。”

他手里的话筒掉了下来，在地毯上弹了几下，便悬在了空中。

只听那接线员平静地说：“先生，救护车马上就来，请您不要挂断电话。您还能摸到她的脉搏吗？她服药有多长时间了？她现在是仰卧吗？如果是，请把她身体翻一下，让她侧卧。那些药是不是和酒一起服的？我在和您说话的时候救护车就在路上。您能否把您认为她服下去的药都拿给医生看一下？先生，请您看一下她的呼吸通道是否通畅。”

他用双臂环住她的脖子，使劲地接着她。他不住地抽泣，泪流如注。她的脉搏早已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她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他听着那救护车接线员在话筒里喋喋不休地说啊说，那声音还有些回音，心里的气便不打一处来。他一把抓起话筒喊道：“我他妈的上过医学院，你这个愚蠢的婊子！”

他扔下话筒，又把他母亲抱在怀里。“妈妈，不要这样对我，别离开我！你跟我保证过，你永远不离开我的。醒醒，妈妈，妈妈！醒醒，你一定要醒过来！”

他把嘴唇压在她嘴上，想把它弄开。然而她的双唇紧闭，一点也打不开。她的嘴像被上了锁一般。

她已经把钥匙扔掉了。



版权公告

Denial

1998 Peter James / Really Scary Book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 - 2000 - 1424



目 录

序	幕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8)
第 三	章		(9)
第 四	章		(13)
第 五	章		(18)
第 六	章		(23)
第 七	章		(24)
第 八	章		(28)
第 九	章		(31)
第 十	章		(32)
第 十 一	章		(36)
第 十 二	章		(41)
第 十 三	章		(44)
第 十 四	章		(45)





第 十 五 章	(53)
第 十 六 章	(58)
第 十 七 章	(63)
第 十 八 章	(65)
第 十 九 章	(72)
第 二 十 章	(74)
第 二 十 一 章	(79)
第 二 十 二 章	(81)
第 二 十 三 章	(84)
第 二 十 四 章	(89)
第 二 十 五 章	(93)
第 二 十 六 章	(101)
第 二 十 七 章	(109)
第 二 十 八 章	(113)
第 二 十 九 章	(120)
第 三 十 章	(124)
第 三 十 一 章	(128)
第 三 十 二 章	(135)
第 三 十 三 章	(136)





第三十四章	…… (140)
第三十五章	…… (146)
第三十六章	…… (151)
第三十七章	…… (155)
第三十八章	…… (161)
第三十九章	…… (165)
第四十章	…… (168)
第四十一章	…… (173)
第四十二章	…… (177)
第四十三章	…… (184)
第四十四章	…… (188)
第四十五章	…… (191)
第四十六章	…… (194)
第四十七章	…… (198)
第四十八章	…… (205)
第四十九章	…… (208)
第五十章	…… (213)
第五十一章	…… (218)
第五十二章	…… (224)





第五十三章	……	(228)
第五十四章	……	(232)
第五十五章	……	(238)
第五十六章	……	(240)
第五十七章	……	(246)
第五十八章	……	(249)
第五十九章	……	(253)
第六十章	……	(256)
第六十一章	……	(261)
第六十二章	……	(268)
第六十三章	……	(277)
第六十四章	……	(281)
第六十五章	……	(283)
第六十六章	……	(288)
第六十七章	……	(291)
第六十八章	……	(295)
第六十九章	……	(297)
第七十章	……	(302)
第七十一章	……	(308)





第七十二章	……	(312)
第七十三章	……	(316)
第七十四章	……	(322)
第七十五章	……	(326)
第七十六章	……	(331)
第七十七章	……	(337)
第七十八章	……	(339)
第七十九章	……	(345)
第八十章	……	(350)
第八十一章	……	(354)
第八十二章	……	(366)
第八十三章	……	(369)
第八十四章	……	(371)
第八十五章	……	(376)
第八十六章	……	(382)
第八十七章	……	(387)
第八十八章	……	(392)
第八十九章	……	(399)
第九十章	……	(403)

第九十一章		(409)
第九十二章		(412)
第九十三章		(424)
第九十四章		(436)
第九十五章		(442)
第九十六章		(449)
第九十七章		(451)
第九十八章		(456)
第九十九章		(467)
第一百章		(472)
第一百〇一章		(477)
第一百〇二章		(480)
第一百〇三章		(487)
第一百〇四章		(501)
第一百〇五章		(509)
尾 声		(514)



透过那扇宽大的长方形隔音玻璃,那扇将狭小的控制室和同样狭小的播音室隔开的玻璃,她冲着迈克尔甜甜地微笑着。

她名叫阿曼达·卡普斯帝克。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影视公司的制片人,这家影视公司正着手制作一部关于心理学家的纪录片。阿曼达今年二十九岁,金发披肩,她那迷人的脸蛋上挂着同样迷人的微笑,那打动他心弦的微笑。

自从三年前他的妻子凯蒂去世以来,迈克尔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报以……

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因为她总是能让他想到凯蒂,尽管她们俩差别还是很大。凯蒂身高五英尺九^①,而且身材十分苗条,属于传统的那种美。而阿曼达却整整比凯蒂矮了六英寸^②,而且体型又有些像男孩子。然而三周前当阿曼达打电话给他,约定采访半个小时,第二天她一跨进他办公室的门,迈克尔就感到他那早已如槁木死灰般的心又迸发出了一星火花。

看到阿曼达他便会高兴地微笑起来。凯蒂也会让他笑,但那只是曾经的凯蒂,那个他想留在心底的凯蒂。他极力想避开阿曼

① 注:相当于大约 1.75 米

② 注:相当于 1.60 米

达·卡普斯帝克的目光,不去想她,专心地接听众打来的电话。然而他做不到。他每周在电台做一小时节目,平时他只觉得自己在为听众服务,而今晚他却意识到他是为了她——阿曼达·卡普斯帝克,那个穿白色T恤衫,外套粗斜纹棉布衫,戴一块时装表的,坐在玻璃窗前看着他的女孩——才坐在这里的。

这个她就是他的听众。尽管自上次匆匆一面后,今天他这才是第二次见到她,但这三周来,她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却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而今天,也只有她的存在,也才能让他忘记——哪怕是短短的一瞬——那场梦魇,那场从他接到威斯敏斯特市的法医打来的电话开始便一直烦扰着他的梦魇。

阿曼达出神地凝视着他。他弓身坐在大大的控制台前,头上戴着一副大得不合比例的耳机。他的脸几乎全被那装麦克风的灰色泡沫橡胶挡住了。而且他是那么的认真,那么那么的认真。他长得很有意思。乍一看他整个人都显得很成熟,而且十分睿智,但时不时的,他就会透出一点孩子气。他已到不惑之年,正处于中青年之间交替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是男人的魅力最淋漓尽致的时候。

他的穿着也体现出了年龄的这种交替。他身着一件非常朴素的藏蓝色西服,但领口却是那种比较流行的小领子,还打着一条很粗的领带。他那深褐色的头发用发胶向后固定住,还戴了一副很小的有玳瑁边的椭圆形眼镜。

这种式样的眼镜一般只有十分赶时髦的人才会戴,使得他看上去十分干练、聪慧,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她觉得她看他的感觉就跟看着一位历险家的感觉差不多。

在我的纪录片里你一定会很出色的,阿曼达想道。他身上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很权威,而且十分投入的气质。但他最吸引她的是他的率直与谦虚。她见过许多医生,尤其是那些心理医生,仿佛都已经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生厌了。他们不再对自己的专业抱



有那种渴求的态度，仿佛认为自己已经懂得够多了似的。

而她面对的这个男人却与众不同。而且从他身上时不时地会透出一种忧郁。他就是笑的时候，也仿佛是与自己内心阻挡他笑的力量抗争了一番以后才笑出来。她从侧面了解到，他的妻子在三年前的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可能他仍旧还未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吧。

她知道的东西还有，他每周三晚七点到八点在电台作一期心理咨询节目，在《每日邮报》上每周为一个心理学专栏供稿。他对强迫观念所引起的精神失常和自觉丑陋症——这是媒体通常称做“臆想丑陋综合症”的医学专用名称——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本人也在报刊，电视上频频露面，要不就是提供专家意见，要不就是为刑事诉讼中充当专业证人。

每周的前三天他基本上都在普特尼附近的光泽园医院给自己的病人坐诊，再往后的两天他去皇家公主医学院的临床实验室给病人看病，他还是那儿的名誉高级讲师。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经常为那些旨在救助恐惧症病人和他自己研究方向的精神病患者的自助性组织捐款，而且如果碰到一些因故享受不到国家提供的保健服务或个人医疗保险而付不起医疗费力的病人，他总是会免费为他们看病的。

迈克尔从来都没觉得在这个小工作间里舒服地待过一次。那里面总是有一种陈腐的气味，要么就是热得他浑身是汗，要么就是冷风吹得他直流眼泪。他的套头耳机也不知是谁设计的，又大又笨，总是从耳朵上往下滑。那儿的咖啡也一天比一天淡，可那泡沫塑料的咖啡杯的味倒是一天比一天浓了起来。他还总要提心吊胆地播音，因为他总有一种欲望想按一下那控制按钮，要不然那显示音量的小方块总是跳上跳下地分他的心，他还总想碰一碰那个麦克风或开关的电池，上面不知是谁用笔写着：“注意：严禁关上





抗 拒

开关!”

通常情况下他在播节目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紧张。相反,他很放松,他对听众的问题应答自如而且总是尽全力去帮助那些投医无门的病人。而今晚,他却为阿曼达分了神,而且他脑子里还不停地想着一个坏消息,一个糟得不能再糟的消息——他的一个病人,女演员葛洛利亚·拉马克自杀了,而他对此是有责任的。他平时他觉得这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就会过去,可今天的时间却过得这么慢。今天给他打电话的听众也那么难缠,他的耐心与热情仿佛只是为了阿曼达——他的听众而产生出来,而不是像以往在与听众交流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的。

感谢上帝,总算快结束了。在打入电话名单列表的最后一位是一个索塞克斯的听众,名叫玛吉,她已经打了十分钟了。他本来可以放下电话不去理她的。这个女人和他说话的腔调就像和在超市里因为多收了一个鳄梨钱与款台小姐吵架的腔调一样。

他尽量使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说:“我想你应该再读一下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玛吉,相信集体无意识行为的人是卡尔·荣格,而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不,坦南特大夫,我觉得不是这样。而且你还没有给我解梦呢!”那女人不讲理地说,“我梦见我牙掉了,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没说呢?”

这时迈克尔的耳机里传来了制作人的声音:“迈克尔,快点结束,再有六十秒就要播新闻了。”

迈克尔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钟,那钟正好就挂在阿曼达头顶上方,上面的指针已经快到八点了。

“玛吉,你这个梦很常见。几周前我曾对一个听众详细地解释过这种现象。人的一生中有两个阶段是要掉牙的:一次是换奶牙的时候,从那以后人就要面临成长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承担责任这种问题,而第二阶段,”他用一种比他预想的还要损的话说道,



“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从声音能听得出你该有这么大了。你害怕变老，以及由于变老所带来的负担，你害怕自己变得不招人喜欢，越来越没用，总得靠别人。说得明白点就是你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牙老太太。”

“可那就是弗洛伊德说的。”玛吉反驳道。

这时制作人又说道：“还有十秒钟。”

“玛吉非常抱歉，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迈克尔说道，“我希望我说的话对你能有所帮助。”他一下子关掉了开关，一把把耳机从头上卸了下来，顿时觉得汗一下子就延着脖子流了下来。他看到阿曼达隔着玻璃又冲他笑了，还举起了大拇指。

他冲阿曼达作了个鬼脸儿，然后耸了耸肩。他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那半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工作间的门打开了，他的制作人，克里斯·比米什走了进来，向他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比米什身高六英尺^①，留着大胡子，双眼像鸟一样目光炯炯，十分有神。

“怎么样？”迈克尔每次都要这么问一句。

比米什也像每次回答他一样答道：“好，这期很好，我想听众一定很喜欢。”

“我有些心不在焉，”迈克尔说：“这太热了。”

“不，听众是很喜欢你的节目。”比米什又说了一遍。他仿佛是在受这个节目所宣称的三十八万两千名听众的委托来说这句话似的。

“你很出色，”几分钟后，当他们俩一同走过那个守在空荡荡的门廊上的警卫身边时，阿曼达说：“你与听众交谈的方式让人觉得很放松。”

听了这话，迈克尔笑了笑说：“谢谢，可今天晚上我的感觉不是很好。”

^① 约 1.81 米